

晚风

马佳著





晚 风

马 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《晚风》是一个青年业余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它以东方化学工业公司为背景，生动地描写了当前如火如荼进行的改革，塑造了以肖方廷为代表的改革者形象，把许多人物的命运、事业、理想、爱情和家庭生活交织在一起，突出表达了一个严肃而深刻的主题——改革，首先是领导班子的改革。

小说写了高级干部、企业经理、厂长、工程技术人员及青年工人，刻画了他们对“四化”的态度、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，波澜迭起，具有现代生活的强烈节奏感。

晚 风 马 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20.75印张 2插页 336千字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(精) 1—2,530册
(平) 1—53,000册

书号：10355·92

定价：(精) 3.00元

(平) 2.55元

第一章

市人民艺术剧院门口灯火璀璨，剧院右侧的停车场上挤满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轿车和自行车。

陈晚华尽管在挤下公共汽车时就已经第二次看手表了，可是当他走上剧院的高台阶时，还是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父亲那辆黑色的丰田轿车。“他果然来了，”陈晚华有点揪心地自语道，“我又输给晚青了。他们光临音乐会居心何在呢？”想到这儿，陈晚华又觉得有点无聊。撞上不撞上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！他一边宽慰着自己，一边用手紧紧地攥住宋丹丹的无名指。

宋丹丹头系一条深红色的长毛腈纶围巾，将脸裹得严严的，炽热的呵气在长睫毛上凝结成一粒粒晶莹的小冰珠。她始终垂着头急遽地穿过密集的人群，刚上台阶，被陈晚华大胆的举动弄得局促不安起来。她下意识地站住了，试图想抽回自己的无名

指。

“你……怎么了？”

“呵，别这样……”

宋丹丹背对着灯光，轻声说道。黑暗中她那双眼睛显得明煜而惶遽。

但陈晚华并没有松开手。他晓得自己此时此刻能保持镇静，这对于身边的姑娘来说是多么重要呵。因为她毕竟是第一次与一个男性约会，并且是个刚离婚不满四个月的男性。

北国的春之夜风显得湿润而凛冽，沁人心脾。他俩无言地伫立在背光的台阶上，对视了许久，当开演的铃声响起时，才迟缓地挪动脚步。

长笛奏出异常单纯的旋律，宛如薄岚在肃穆的森林里弥漫。“这是《森林中睡美人的帕凡舞曲》。”陈晚华拉着姑娘的手摸黑来到楼上前排的座位上，与一个单身汉换了票后，轻声地对宋丹丹解说道，“这是《鹅妈妈组曲》的第一部分。”

圆号上出现对声部，风格典雅，感情上略带淡淡的忧郁。

宋丹丹面对舞台，但眨动着大眼警觉地窥视着周围的观众。当她觉得置身在黑暗中有了安全感之后，深深吐了口气，小声地问：

“哎，这曲子是谁作的？我又忘了。”

“看你紧张的，”陈晚华乐了，“你们公司的人是不会来听这种音乐会的，别怕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要乖得象只猫咪。”

虽然这已经是第三次向她介绍拉威尔了，可是陈晚华丝毫没感到厌烦。他就喜欢宋丹丹这种天真的纯劲儿。她和四个月前离婚的那个人相比，虽说未免过于单纯和无知，可与她相处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，松弛和舒适参半的宁静感。陈晚华渴求的正是这种宁静感，用不着绞尽脑汁地和什么人再侈谈迪伦马特和奥尼尔了，用不着嘴边总挂着什么“动作契机”、“某某元素”之类的专业术语了。仿佛一个挣扎着从血腥的沙场上爬出来的斗士，躺在谧静的森林深处，独自凝睇着皎月，而宋丹丹正是扑面而来的清爽的幽香。

乐队在演奏《小普歇》。弦乐的引子是一个有棱角的乐句，似乎表现出森林中曲折的道路。接着双簧管奏出悲哀的旋律。经过展开，在圆号和英国管上又出现类似风格的曲调，渲染出沉静寂寞的森林、被遗弃的孩子的心境和气氛。

从楼上鸟瞰，陈晚华找到了爸爸和陈晚青的背影。爸爸显得很疲惫，缩身在座位里，不时地用手敲着额头。妹妹晚青在拿药给他吃。

对爸爸这样偏爱晚青，当哥哥的不免有点妒

嫉。自从妈妈过世之后，爸爸的性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一晃十年，爽朗和诙谐的那一面荡然无存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和寡言。繁重的工作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，每晚回家，经常是仰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在茶几上草草用饭，然后未曾宽衣便昏昏欲睡。每逢这种情形，总是妹妹将他扶回卧室就寝。晚华兄妹二人相继结婚之后，才能从爸爸脸上看到一点笑容。谁想得到呢，妹妹结婚不满一年便离了婚，爸爸脸上的天气预报变成“晴转多云”。晚华和妻子虽然已经分居了两年，但有妹妹的前车之鉴，他拖了许久，迟迟不敢在家庭中公开披露。世界上最难的事是躲过父亲的眼睛。在妹妹离婚半年以后，陈晚华应父亲之约，父子二人进行了一次艰窘的谈话，作父亲的断然拒绝儿子提出的离婚要求，末了自然是不欢而散。当儿子的伤了感情，连续好几个月没登家门。元旦时托人捎了筐四川蜜桔回家算是发出了和解的信号，不过在元旦的前一天，他刚从法院了结完了离婚案。作父亲的还能说什么呢？他沉默了。脸上的“天气预报”是：“多云转阴”。

小提琴独奏直接模仿出小鸟的啁鸣，寂寞不安的音响逐渐消逝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宋丹丹用身子挡住座位间

的缝隙，生怕后面的观众会看见自己那只被紧攥着的无名指。“小普歇是不是已经把面包屑撒在回家的路上了？”她轻声问道。

陈晚华忧郁地点点头：“面包屑被小鸟吃了，小普歇迷了路……”

“那他该怎么办呢？小普歇的爸爸真坏，他为啥要把小儿子领到树林里丢掉呢？”

我该怎么回答她呢？陈晚华惆怅地想，爸爸也曾说我迷了路。不过，是我自己主动要求到树林里来的。感情的树林，我手中并没有理智的面包屑……

在弦乐器分部的背景上，短笛奏出了五声音阶的装饰性的华彩旋律。随着音乐的发展，描绘出一幅东方丝竹乐队又吹又拉的演奏场面来。

“这段乐曲是《丑姑娘、瓷娃娃女皇》，”陈晚华轻揉着姑娘的手指解释道，“内容取自于奥努瓦的童话故事《绿色的小蛇》……”

“《绿色的小蛇》？噢，我在你那里听过的！”宋丹丹兴奋地答道。

其实这些组曲你都听过的，陈晚华心里说。这时，妹妹晚青回头向楼上的观众席寻望，陈晚华感到脸热了。

“丑姑娘从前是位美丽的公主，被变成了面目

可憎的动物，她和被变成了小绿蛇的王子来到陶瓷女王的领地，期望恢复他们的原形……”为了掩饰内心闪动的惶窘，陈晚华认真地对宋丹丹述说道。

“丑姑娘怎样才能恢复原形呢？”

“洗澡……”陈晚华思忖着嗫嚅道。晚上洗澡前，他曾问妹妹去不去听音乐会，晚青说她累，不想去。在淡淡的忧伤之后，他又感到高兴——为妹妹买星期音乐会的票，这是他计划已久的事了，当哥哥的希望妹妹早一点从离婚的创痛中复苏过来。但想到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带着新交的女友出入社交场所，不免感到有点欠妥，一来会伤妹妹的心，二来会遭到妹妹的轻视，所以默默地留下了两张票。他始终怀疑妹妹那么毅然决然地办离婚，显然另有所爱，留下两张票，那含义再明晰不过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陪妹妹来的竟然是时常在茶几上用餐的人。毋庸置疑，妹妹肯定能判断出我不是独身一人听音乐会的。但愿她能对陪她来的人秘而不宣——虽然这些联想在来剧场的路上，陈晚华已经思忖过了，可是父亲的光临还是使他心里笼罩了淡淡的阴影。

这时，乐曲进入对比性的中间部分。木管的低声部响起了另一个新鲜有趣的曲调，它组合成中国民族管乐的音色并配以锣声。

陈晚华感到这音乐与自己的心情是何等地不协调，他竭力想使自己的神思集中在乐队指挥那双极有表现力的手上。忽然，他又感到自己这种心理状态滑稽可笑。我为什么要躲躲闪闪地活着呢？我的离婚以及我的新抉择，都是我生活的权利，我并没有过失呀。想爱，爱了，爱过了，又产生新的情感，就这样。没有过失，没有。谁也不能代替我的感情。我干吗要等开演之后才入场？我干吗要调换和父亲妹妹相挨着的座位？多么懦弱而无聊的举动！可我为啥要觉得脸热呢？是因为怕见到妹妹那双纯净而诚实的眼睛？是因为怕我在情感上的轻率之举而伤害她的自尊心？

陈晚青回头张望的举动引起了作父亲的注意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陈仲华也转过头来，向楼上的观众席觅望。陈晚华连忙低下头，他看到了父亲闪动的目光，脸蓦地又热了。

“是因为他呀，该死的爸爸！”陈晚华心里不无怨恨地骂道。

“你不舒服？”宋丹丹警觉到了。

“现在演奏的是《美女和野兽的对话》，音乐表现的是……”陈晚华强作常态以掩饰内心的思绪。

“你根本就没听……”

“谁说的？听，这是圆舞曲节奏……”

“你看见什么人了？”

陈晚华这时才注意到姑娘早已经抽出了自己的手。他点点头。

“是她？”这姑娘真敏感。

陈晚华知道对方指的是谁，苦笑了一下：“不，比她还讨厌……”

单簧管奏出简朴的美女的动机，低音大管奏出野兽的动机，两个动机交替出现。

“哦，知道了。看见你们单位的头儿了？”

“我们家的头儿。”

“你爸爸？”

“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妹妹晚青跟你在一个公司。”陈晚华用右手指敲打着左手背说道。

姑娘的目光由惊诧转为不安。她小心地将身子移开一个距离，头垂得很低，许久才轻声说道：

“你应当早告诉我……”

“那你就有时间选择来还是不来了，对吧？”

宋丹丹既没点头也没摇头，而是用手指绞动着那条深红色的长毛围巾。

“我瞒你，是为了怕你拒绝，”陈晚华解释道，“晚青不知道我们的事儿。”

“我们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家里说了……”

“如实说了？包括我离过婚的事？”

“不，可我骗了家里……”

“骗？”

“因为我当初不知道你是陈市长的儿子。”

“你呀你，你把应该说的和不该说的，都弄颠倒了！我离婚的事，你可以尽管对家里讲，可我，我爸爸……我希望你暂时不要说。”

宋丹丹诧异地眨动着双眼。

“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是陈仲华的孩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！这你以后就会懂了。”

“你们关系不好？”

“就算是吧。”

“他是个令人尊敬的人。我们公司的老师傅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呢！”

望着她那张真挚的面孔，陈晚华隐隐感觉到他们之间在教育上存在着差距。

“我要不是他的儿子，也会竖大拇指的！”他不无恶意地答道。

“我还没有见过这样评论自己爸爸的呢。”

“拿我开个眼界吧。”

“他究竟什么地方使你讨厌，比她还讨厌？”

我该怎么告诉她呢？说他对我的生活方式表示厌恶？我不过是离了一次婚嘛。说他对我创作的剧本总是挑刺儿？去年我的新戏上演，市委的伯伯阿姨都光临了，可唯独他拒进剧院。说他每天早上逼我起来陪他跑步，挥胳膊踢腿，总遭到我拒绝？天呐，我插过六年的队，身体有他两个结实！我能对她说什么呢？我生活懒散，靠小聪明混事业，感情多变（理由是多谈了几次恋爱），对政治爱发表与众不同的议论——他就是这样评价我的，难道我要向她和盘托出？

“儿子和父亲之间总有一些……怎么说呢？唉，你要是个男的，你就会懂了，关于这个，无法言传。”陈晚华窘迫地说。

“只能意会？”

“只能意会。”她可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字眼。陈晚华兴奋地拍拍姑娘手旁边的椅背。

宋丹丹狡黠地叹了口气：“懂了，恐怕我一辈子也不会弄明白的，谁让我是个女的！”

音乐逐步发展，达到高潮时，响起了钹声，象征着诅咒被解脱。竖琴的刮奏引出一段颇有光彩的音乐，以显现出王子恢复了他英俊的容貌和身形。

陈晚华听着这音乐，感到某种不可名状的嘲弄感袭上心来。他想，宋丹丹作为一个工人家庭出身

的孩子，恐怕是无法理解他的苦衷和表白苦衷的方式的——十年内乱，他以及和他有类似遭际的人，大多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观：对现存的一切优裕条件都抱着轻蔑，接人待物怀着冷傲感，对以往顶礼膜拜的贤人圣物带有批判和审度的态度。而他们又常常以他们的父母作为标靶——这些对于纯朴的宋丹丹来说，将是多么费解呵。

通过舞台上散射过来的灯光，陈晚华凝神地注视着姑娘那张秀丽的脸。她和我从前那位曾有过法律关系的人又有何不同呢？陈晚华茫然地想，那个女人丰满性感，而她苗条娇小；那个女人精力充沛，逞强好胜，而她则显得孱弱聪慧，温柔含蓄；那个女人思索敏捷，泼辣锋利，而她感觉敏锐，外柔内刚——但这一切都是表面的，在她们身上有着共同的特征。陈晚华记得某位作家曾对此作了准确的评论：现代女性都象一个大电阻，能使她们周围的男性思维断路——那个使他被迫离婚的女人“耗电”得厉害，他几乎在两三年的时间里，文潮涸竭，对一切事物都兴味索然；宋丹丹呢，尽管天真可爱，但骨子里也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劲头，和她相处，思绪常常会“出戏”。是不是象那位作家所分析的那样，母马驾辕的时代已经来到，男人只好蜕化到拉套的地位。陈晚华虽说骨子里拒不承认，但

心常常为此而颤动。

《仙花园》在缓慢的圆舞曲节奏的背景上，出现了催眠般的音乐，好象是睡美人躺在轻轻摇晃的花丛间。小提琴与钢片琴的高音，在竖琴的伴随下，奏出旋律，表现王子来到被魔法催之入睡的大森林中。音乐逐渐发展，睡美人慢慢苏醒。太阳冉冉升起，大地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。

声止曲终，观众鼓掌致谢，乐队起立回报，指挥大可不必接二连三地鞠躬，可他还是谢了五次场。幕间休息，为了赶在观众退场之前能占到一个背光的角落，陈晚华强拖着姑娘来到了休息厅。

陈晚华试探性地问宋丹丹对《鹅妈妈组曲》有何感受。可是，当姑娘一置身于人群之中，似乎就变得紧张不安起来，两只眼睛不住地往太平门那边张望。

陈晚华怀着扫兴的心情吸吮着汽水瓶里的蜡纸管。去他个交响乐吧，大厅里那些穿着入时的青年男女们，有几个能听得懂拉威尔的？更别说贝多芬和德彪西了！他想，鼓掌，附庸风雅的举动，都是扯淡，如果换上电子音乐，流行歌曲，来几个什么新星新秀，穿上又露又透的短裙，恐怕那样才能听到由衷的掌声呢！身边这位姑娘几乎能哼出全部的台湾校园歌曲，但对中外经典的名曲却一无所知，

这些姑且不提了，市委大院那帮“豪门子弟”又比她强得了多少呢，谈起佐田雅治，恩迪·威廉趣味横生，但对《自新大陆交响曲》和《命运交响曲》却兴味索然；提起牛仔裤、组合音响、录相机津津乐道，而对于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却孤陋寡闻。时代的脉管被这些低俗的血柱梗塞了——一位同陈晚华共事的剧作家时常这样感叹道。又有什么办法呢，人们都是按照他们最容易应付的生存方式活着。每当想到这一切，陈晚华对宋丹丹挑剔的目光就变得宽容多了。

此时此刻，宋丹丹对晚华这张毫无表情的脸后闪过的那些思绪，却无从得知，她的全部精力都用于使自己躲闪过大厅里出现的熟人。她隐隐地后悔不该来参加音乐会，同时也暗暗地抱怨幕间休息的时间太长。

“怎么，你怕见到熟人？”晚华问。

姑娘点点头：“是有点怕……”

“我们的事儿，你不都跟家里谈了？还怕什么，真是个孩子！”

“有的人可爱，可爱制造新闻了，传得哪都是，让人抬不起头来……”宋丹丹忽然止住了，她看见厂医陆小妹领着儿子正在楼梯口东张西望。厂医长着一张刀子嘴，三句话能把人脸说出血来。宋

丹丹连忙转过身去。

“怕什么，虱子多了不咬，来，”陈晚华说着拉住姑娘的手臂，“今天我们就索性让人家说个够……”

宋丹丹满脸绯红，急忙挣脱出手臂：“这，这怎么能行……”她羞怯地垂下头，“你别这样，请别这样，传到我爸耳朵里，他准会发火的。”

陈晚华敏感地蹙起眉头，冷冷地问：“无非传你和一个离过婚的人在一起吧？”

听到这话，宋丹丹象触了电似地浑身一抖，微微抬起头来，忐忑不安地盯着对方：“我不是这意思，不是……我们车间前天刚出了大事故，爸他现在还……还躺在医院里呢，我怕他再……”

宋丹丹话音未落，陆小妹已挤到他们身旁，她劈头就道：“丹丹，我瞧着象是你嘛！你可真有闲心呀！帮个忙，替我看一下孩子，等演出完了交给他爸爸……”

“你去哪儿？”宋丹丹红着两只耳朵问。

“还能去哪儿——医院呗！你爸的伤情又有恶化，刚才刘医生告诉我的，我得去看看呀！”

陆小妹说罢，又象一阵风似地刮走了。宋丹丹拉着神色茫然的小男孩，忧郁地盯着对方：“我，我好象也得去看看……”